

时光掠影



记忆中的味道

□王向军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时间一过腊八，年的味道就一天比一天浓了，记忆中的年似乎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生豆芽 做豆腐

生豆芽和做豆腐是过年的两件大事，因为豆芽生长慢，所以要在做豆腐前就得忙着行动了。选择好豆子，用热水泡开，然后倒入盆里放在锅里，上面盖上厚厚的被子，不觉间豆芽便挤破皮冒出头来。

昏暗油灯下，一家人挤在一起玩着扑克说着闲话，女人们则跪在炕上用温水辛苦地清洗着豆芽，然后将水滤出，抹平成形的豆芽，压上高粱秆纳得锅盖，重新蒙上被子放在锅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清洗，豆芽茁壮地成长，盛放豆芽的盆也从小换到大，最后长粗变长腿毛根后就放在地下的小水缸里，随吃随捞，是过年细菜里主要的食材。

做豆腐比较繁琐，前一天晚上就将豆黄用水泡上，第二天一早就担着去磨坊加工，那个时间段比较紧，所以得排队。最早没有电磨，就在有磨的邻居家手工推。两个人合力推，一个人在磨旁不停往磨眼里填豆子和水，然后将磨出的豆糊用勺子舀进桶里。随着一圈圈地推磨疾走，磨盘上隆起的豆子逐渐下降减少，推磨的人也是精疲力尽。

担着满桶豆糊回家，已是日近中午，忙着将磨好的豆糊装进密密的白布袋里，然后放在大盆上面形如梯子的豆腐架上，用力将汁挤出，渣子便留在袋里，倒出后捏成球状放外冻出，以后就做猪的饲料。将盆里豆汁倒入大锅，便开始大火熬煮，等翻滚开了来，便将稀释的卤水用勺子慢慢地撒在翻腾的豆汁中，不一会儿豆汁就凝聚成块，这就是卤水点豆腐——物降一物。

此时人们已饥肠辘辘，每人都迫不及待地来一碗，浇上腌菜酸汤就是最好美味。最后就是豆腐成形的过程，将锅里豆腐

脑勺进铺着笼布的柳编筐里，笼布折回盖板上子压上重物，一段时间，窠实豆腐就做成功了，打成块和豆芽合伙入瓮。

炸油糕 炸油馍

这两项事情都是用油锅炸食的，所以大都是匀兑在一天里完成。油馍馍因是空心圆形，在我们那里也叫油圆圆，是由黄米面、软米面等发酵后做成，所以也是提前几天将各种米按比例和好放在锅里，随着温度升高开始发酵膨胀。

那几天，农村的热锅头可是派上了用场，有面盆、豆芽盆，还有黄酒盆，反正感觉是挤得满满当当的。当主家看到油馍馍面发酵成功，便将糖等揉进面里，搓成条捏成圈状。一切就绪就开始了启火出烫的蒸糕、油馍馍、馒头，一锅一锅又一锅。蒸熟后，将糕搓卷晾切片，和蒸熟的油馍馍一起油炸出来。新炸出来的油糕吃起来酥香可口，油馍馍酸甜开胃。孩子们在过年那几天见面经常玩笑着说着顺口溜，“某某某，好过年，你家油圆圆甜不甜？”可见过年油馍馍的味道很重要。

大扫除 写对联

过年前必须要进行一次大扫除。

这一天，早早地起床，把家里的轻小物品全搬在外边，大件东西挪在地中央用布苫住。在很长的木棍上绑一把自家扎的笤帚，扫房人找个头巾把嘴鼻蒙住搜着椽檩缝隙间仔细清扫，房顶上的灰尘等杂物便纷纷落下，房扫完了，扫房者如非洲人。

这一天，家里的被褥里面、大人小孩衣服能洗的都洗，院里的晾衣绳上花花绿绿搭满了衣裳。门窗上的麻纸也撕掉旧的糊上新的，并在四角处镶上彩色油光纸裁成的三角，中间贴上自剪的窗花。等收拾完毕，家里顿时感觉亮堂许多。

过年贴对联是流传下来的习俗，我们的对联就去找村里的贺老师写，他的字很工整。后来我也开始写了，毛笔字写不好，

就用钢笔字的底子给画出来。你在桌子边写字，旁边伺候你的人很多，有裁纸的、折格的、倒墨逸笔的、抽拉送纸的，这些人都是围着你转，好有成就感，喜欢前后呼应的感觉应该就是那样吧。

那时候，农村贴的对联基本不讲究平仄对称，好多都是体现时代特色的。记得有副对联这样写：豆面长来油糕软，双包好处说不完。这对联写得像快板，念起来很上口，是人们对包产到户政策的满意。还有一次去陕北一个村子，村供销社大门上的对联：伟大领袖毛主席，钢铁战士解放军。当时觉得很有意思还对称着了，就记在心里。

过大年 享团圆

除夕那天，一早就进入过年状态，鞭炮声远近不一地响开了。人们收拾完家，再把伙场收拾得利利落落。天气比较暖和的时间，几个人就开始贴对联，扫过墙上的灰尘，刷上新打出来的浆子，将对联贴在抹浆的位置，然后用干净的扫帚用力扫一下，这样就不易被风吹起或发生褶皱。

时近中午，沸腾在锅里的肉出锅了，喷香的肉蘸着蒜泥醋，那叫个美味。

下午就是过年的最后准备，用纸糊起的灯笼上放进煤油灯盏，吊起在高高的木杆上。铡刀放门口，牲口安顿好，无聊之时就出去点个炮仗。等日落星全之时，村子里的灯笼都亮了起来，人们就开始了正式的过年。

炕上的四方桌摆上了过年备下的美食，人们奢侈得在家里点着几支蜡烛，感觉家里已是灯火通明。小孩子们能公然地在大人面前点起纸炮，将整挂鞭炮拆开啪啪单放，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可以整夜能响，村子里弥漫着火药的香味。

那天晚上讲究“熬年”，就是晚上不睡觉，实在熬不住了歇盹一会儿，天还不亮便起来放开门炮，预示着新的一年日子要响响亮亮。

暖诗诗韵



传说与现实(组诗)

□惠小和

如煤人生

其实，埋没并不可怕
种子总预示着崭新孵化

要珍惜心中的光
绿色的、粉红的、金黄的
都是向往
犹如煤，在地下蓄积力量
在夜里，送给万家辉煌

传说与现实

传说，金乌从海底
将太阳背起，送上天宇
金乌累了，跌入地层
地面有了光，有了生机

我看见，矿工从地层
将乌金扶起，送向高炉
矿工累了，家暖了
夜空亮了

黄金和乌金
都是大地的孕育
都是向着地层索取
黄金，让世界富丽堂皇
乌金，给人间温暖阳光

是谁，温柔了斗志
是谁，燃烧到头

矿山的女人

灯光被焦虑成空白
她焦虑着阴暗的井巷
光啊，能不能回到他的身旁
照亮他工作的每一个地方

推开暖暖的窗，瞭望
心头牵着潮湿的井巷
暖啊，能不能回到他的身旁
告诉他，平安回家！

宽容之后

太阳宽容月亮登场，
成就了千古绝唱。
天空宽容春夏秋冬，
成就了四季景象。

阳春白雪宽容下里巴人，
成就了盛世华章。
我愿宽容你的高贵和任性，
成就温暖小巷。

老家故事

故事如庄稼，在岁月中长大
庄稼如故事，被村史馆收藏
不是尘埃蒙蔽了记忆
再也找不到快乐方向

阳光离散了父辈目光
星空诱惑着少年无穷想象
夜色飘过唤儿回家的失望

流水满腔向往，奔向远方
草木走进弯弯曲曲的小巷

四十年过去，谁是旧时模样？

故事矛盾论

故事无法用生活讲究
妈妈打着孩子，伤了自己
孩子，咬着妈妈十分开心

幸福和苦恼一样无法预定
山外山和天外天一样没有颜色
爱情和成功不一定属于幸福
光的颜色来自于地层深深的黑

故事是因果树上的一颗果
沉重了枝头，欣慰了强者的手
暗夜夜里，还有一双抓笔的手
从眉头写到星空尽头

突然明白

一片叶子，落下
停息了浪漫
寻找着芬芳

心在眺望，岁月悠长
一首诗，在远方

生活走笔



红火·火塔塔(方言随笔)

□鲁翰

旧庚儿的陕北，尤其是深沟老山，寻常日子平凡是贫寒的、死寂的、乏味的、无聊的、沉闷和苦焦的，罕有什么异事、乐事、除非逢年过节或者经遇庙会庙会或者庄里偶有迎媳嫁女儿所能带来的一些开心的希冀和欣喜的慰藉。

这样，陕北话常常把那些热烈的、热闹的、新鲜的、稀罕的、饶有意思的事和人，用“红火”这样一个词来形容。

赶集市、赶亲事是赶红火，围着铁匠炉瞅瞅烘炭火是“趁红火”，看打架、打平伙那是“凑红火”，看庙戏是“看红火”，听盲人说书是“听红火”，唱信天谣、扭阳馨、打腰鼓、搬水船、踢二场地子是“闹红火”……在他们看来，即便攒聚得几个人一搭里“敲猫脑，说散话”“三个婆姨一面锣”也都算在“红火”之列。有时间也将好开玩笑、爱逗逗、作眉怪眼、做张做势出洋相的人，也叫“红火人”。

古今汉语典籍里，哪里会检索到“红火”这个词呢？无疑这是陕北人描状和形容事物的又一个口语独创。

红，那是大地上最早的颜色。
火，可是从天上飞来的精灵。

红太阳、红灯笼、红对子、红窗花、红蜡烛、红鞭炮、红枣、红糖、红包以及红绸缎、红被子、红袄袄、红肚兜、花绣鞋、红袜子、红头绳，自然还有红花花、红口唇、红脸蛋……就是结婚喜庆也说“办红事”。红圪丹丹、红圪扑扑、红圪楚楚、红圪艳艳、红圪堂堂、红圪彤彤……就是红色，也只有红色，一直点亮了陕北人对好日子的无限憧憬和希望。

《后汉书》有记：“火者，阳之精也。”《尚书·洪范》有云：“火曰炎上”，说的无非是曜煜、焚烧、炎热、光明的意思，凡是温热、璀璨、升腾的东西照例属于火的范围，火实在不能算作寻常东西，它可是一种无形的、向上的、飞跃的热量，一种无以言状的神性的存在。

在每一个陕北人那里不免口若衔火，才嘞即出，譬如天火、火云、火龙、水火、香火、火性、火命，还有真火、心火、急火、灶火、火色、动火、过火、底火、起火以及红火箸、火辣辣、火楞楞、火蓬蓬、火耿耿、火炳炳……

红是最惹眼的颜色，最斑斓的颜色，也是跟人心最贴近的颜色。而火是艳阳，火代表血液，火代表着燃烧，火代表进射的激情和动力，火是欢乐的、发旺的生命能量……“妹妹心里揣一盆子火，三回五转就想哥哥。”……火也代表着爱情赴汤蹈火的欲望和勇敢呢。

因此上，陕北人十分便当把自己一向尊崇的、世间最绚烂的色彩和图腾紧紧地粘一起，合二为一了。

红得耀眼，红得瑰丽，火得和祥，火得暖心，真个红红火火，红火灿灿(灿烂的逆序词)。“红火”和“闹红火”所反映和透视的自当是陕北最为典型的民俗文化。而“火塔塔”正是陕北“红火”民俗的经典代表之一。

“火塔塔”那是怎么一番异样呢？

除夕晚上，在陕北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自家门前或者村口或者十字街头垒燃“火塔塔”的年俗，以此寄托人们辞旧迎新、镇邪避灾、祈求平安、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也祈愿新的一年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大年初六，陕北人也叫过“小年”，或者正月十五元宵节也都打火堆和垒火塔塔，一则是“燎百病”驱病消灾，一则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火树银花祈福和睦团圆，民俗含义又有不同。明代陆深《浮山遗事》记载：“岁上元之夕，无论大小、家家置一炉，当户高五、六尺许，实以杂石，附以石灰，至夜炼之达旦，火焰焰燃，光气上属，天为之赤，至今不废也，是谓之补天。”

而寻常时间，“红白事情”(婚丧礼仪)的主家在院子当停打起的“火塔塔”是称“旺火”，一面迎新祈福，敬神祭祖，同时也是为吹手班围火驱寒。

火用炭火，炭要事先一层一层垒成塔状，炭塔有大有小有高有低，节省人家用炭少些，石基铺得较高；“油食硕户”则不在乎烧包费炭，底座垒起团团大块炭，逐层炭块逐小，以垒圆拢圆为佳。垒筑点燃之际，禁忌嘴里说叨“倒了”“塌了”，或者“点不着”“火不旺啊”等等不吉利的话。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瓦窑堡的炭和当地的“薄页底炭”平整、薄妙，倒是好垒但不耐烧，最好要用神木大巷的“焯炉子”(精煤)，焯硬、火炽又费时烧。一般宜垒5、7、9层，因为老先人“流俗”以为，单数为阳，双数为阴。以阳克阴，自然单数为吉。塔腹中空，预先填入游青、硬柴(木柴)和破草(禾草)若干，以便以柴助燃。预留的“火门”最好正对家门，这样好将鸡运进宅里，印合所谓“火烧财门开”。

一俟天黑，点柴吹燃，氤氲四布，烟火袅袅，立时灯光火光，上下辉映，鞭响四起，喝彩满院。烟青塔红，赧脸暖心；人影绰绰，笑语殷殷。长者于神龛前焚香敬奠，娃娃们欢蹦乱跳，喜不自胜。不几时薪火传，塔火通红，焰气炽烈，蔚为壮观。如此男女老少一一围绕“火塔塔”转上一圈或者六圈，意取“团团圆圆”和“六六大顺”之意，以此讨彩头，图吉祥。

“烟火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明·于谦《咏煤炭》)稽古就有“积薪而燃”，消灾驱邪的祭祀遗风。这个习俗在清代陕北诸县志中已然是有记载。如《绥德县志》：“并以煤块积垒如塔，至夜，然(燃)之，光明如昼。”《米脂县志》载：“铺户聚石灰垒作塔状(俗名‘火塔塔’)，朗朗如昼。”

单就“火塔塔”这个明灿灿、红楞楞的词语而言，在陕北人嘴里照例又活用到了极致。譬如，他们居然说“一个女娃娃，顶三个火塔塔。”火塔塔在这里，俨然成为热烘烘烤炙的、艳羡周边的生命能量，这个比方实在是妙言要道。心里揣个“火塔塔”，揣的是热忱，是信念，是燃烧的梦想。正月十五一过，红火事和好吃的悄然殆尽，老百姓又常说，“火塔塔快地(xie)嘴……”自然又反映出对于由旺盛之境退回到寻常状况的无奈、消解和自觉释然。



花灯璀璨

张龙摄

那年 油蛋蛋一颗也没吃上

□乔小玲

人过中年，往往陷入童年记忆不能自拔。此刻，夜深人静，我又追忆往事，被那些儿时过年的事情一遍一遍温暖。

记得母亲从三座茅庵村，再搬迁到树林召工程队家属院，每年都要养两头大猪，冬天卧猪后，自家吃一头，送各路亲戚一头，一头猪足以过好几年了，剩余的猪肉腌在大油坛，能吃到来年夏天豆角上架的时候。

过年的对联是父亲写的，一张红纸一毛四，买三四张，正房、凉房、猪圈、鸡窝、狗窝足够了。墙上的年画二毛钱左右一张，毛主席和杨开慧的油画必须买一张，接下来就是红色娘子军、娃娃抱鲤鱼，还有那些暖心的宣传画和故事画，买十张，满家喜庆。

除夕中午的桌面上自然有酥鸡、丸子、猪骨头、碗面、炖羊肉、炖鸡肉、油炸大豆、油炸虾片、皮冻，还有我最爱吃的绿豆芽。小小的红色炕桌，吃的是年货，酿出的是满满的家的温暖与幸福。

除夕夜吃了饺子，家里的炕桌便撤下盘碗，开始摆放油蛋蛋、调豆芽、油炸大豆、瓜子、花生、苹果、水果糖、转龙液二锅头，还有火炉上熬制的砖茶，桌上的食材算是流水待客的基本要求。因为工程队家属院院前院后排的邻居们从除夕夜就开始相跟着互拜拜年，一直嬉闹到凌晨三四点才消停。

70年代，条件虽然一般，但母亲每年都给闺女做艳丽的花衣服，给儿子做蓝色衣服，唯独自己没有新衣服，在我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穿过崭新的艳丽的衣服，灰色和蓝色为基本色调。

父亲买了大麻雷、二红连、小鞭炮，母亲给我们兄妹四人平均分发，但给我分发的都是小鞭炮。可在初一那天早晨，我偷着拿了大哥的二红连，在旺火几乎燃尽的灰堆里用炮捻子拨拉着找火。二红连点着了，我却没发现，大姐喊着赶紧跑！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提着点燃的二红连猛跑，跑得越快，炮捻子燃得越急，瞬间手心被炸得黑乎乎的，二红连的威力还是太大了，我哭着跑回家，母亲自然要心疼。其实，不是我理解能力差，是大姐没有表达清楚，她应该提醒我二红连点着了，赶紧扔了，而不是让我跑。但经过这件事，“二瓷眼”的绰号更是名副其实了。

有件事情让我好多年都很感慨，那就是在我六七岁时候的一个腊月二十七晚上，母亲和父亲辛辛苦苦做了满满一盆的油蛋蛋，放在院里吹晾，等冷却后准备放在凉房，结果被贼惦记了，拿得一颗都不剩。再做油蛋蛋，家里已经没有加工好的糕面，而且糕面需要热炒、发酵、冷冻、消融，时间又赶不来，过年，兄妹四人最喜欢吃的油蛋蛋硬是一颗也没有吃上。